

摘要

關中自古以來即為京畿之地，是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政治、文化和宗教中心之一。長安作為佛教東傳的首站，造像深受印度和中亞藝術的影響。入魏之後，長安歷經太武滅佛，佛教曾一度停擺，而道教受北魏政權扶植，勢力大增。幸而有賴於前朝所積累的佛教底蘊深厚，其信仰早已深入民間，故佛教得以快速復興，北魏時期數量可觀的佛教造像即是關中佛教信仰興盛的明證。道教造像受佛教藝術影響，在五世紀末始出現，分布於新天師道盛行的雍州北部一帶。

就造像風格而論，關中的風格發展可分為三期，第一期（426-470）沿襲前朝濃厚的域外色彩，然已嘗試將漢式元素融入其中，同時可見對雲岡石窟的影響。自第二期（471-500）開始孕育出本地獨特的風貌，以細密陰刻平行線條最能代表關中特色，並繼續對平城地區產生影響。第二期後半，隨著平城、洛陽實力的日益成熟，關中轉而受到兩者影響，然而關中對周邊的陝北及隴東仍有影響力。第三期（501-534）造像數量激增，無論從人物略帶豐潤的造型、菩薩的通肩式袍服、細密線條的裝飾紋樣和四面造像碑形制等，都展現了該地的地方特色。道像在第三期也發展出自身的風格語彙，即頭戴道冠、蓄長髯、持羽扇和衣袖呈翼形等特色，與佛像產生明顯的區別。上述均顯示出關中樣式在北魏晚期成熟而穩定的持續發展。

在造像題材與圖像方面，關中深受印度造像的影響，如佛傳和本生故事、彌勒圖像；同時亦出現不少中國本土自創的題材，如多寶佛、維摩文殊、五十三佛和三十五佛等。道教圖像以老君為主，北魏晚期出現了天尊、太上道君等尊格則是受到南方靈寶派道教的影響。從造像整體的圖像意涵觀之，釋迦、彌勒組合以及法華體系的三世佛組合最為流行，顯見大乘佛教在關中地區的盛行。另外，佛道雙教碑的特殊組合反映了關中庶民信仰中佛道合慈的特色，其贊助者同時有佛、道教徒，兩者對於各自的宗教屬性極為清楚，故其宗教意涵並非出於道教統攝佛教的概念，而是雙方藉由興辦齋會、立碑建功，以達到彼此期望死後得以「升天成仙」、「生天」或參與「龍華三會」的願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關中佛、道教信仰的興盛，實有賴於地方上巡遊教化的僧侶、道士和官員的推動，而造就了北魏關中造像藝術的繁榮與興盛。